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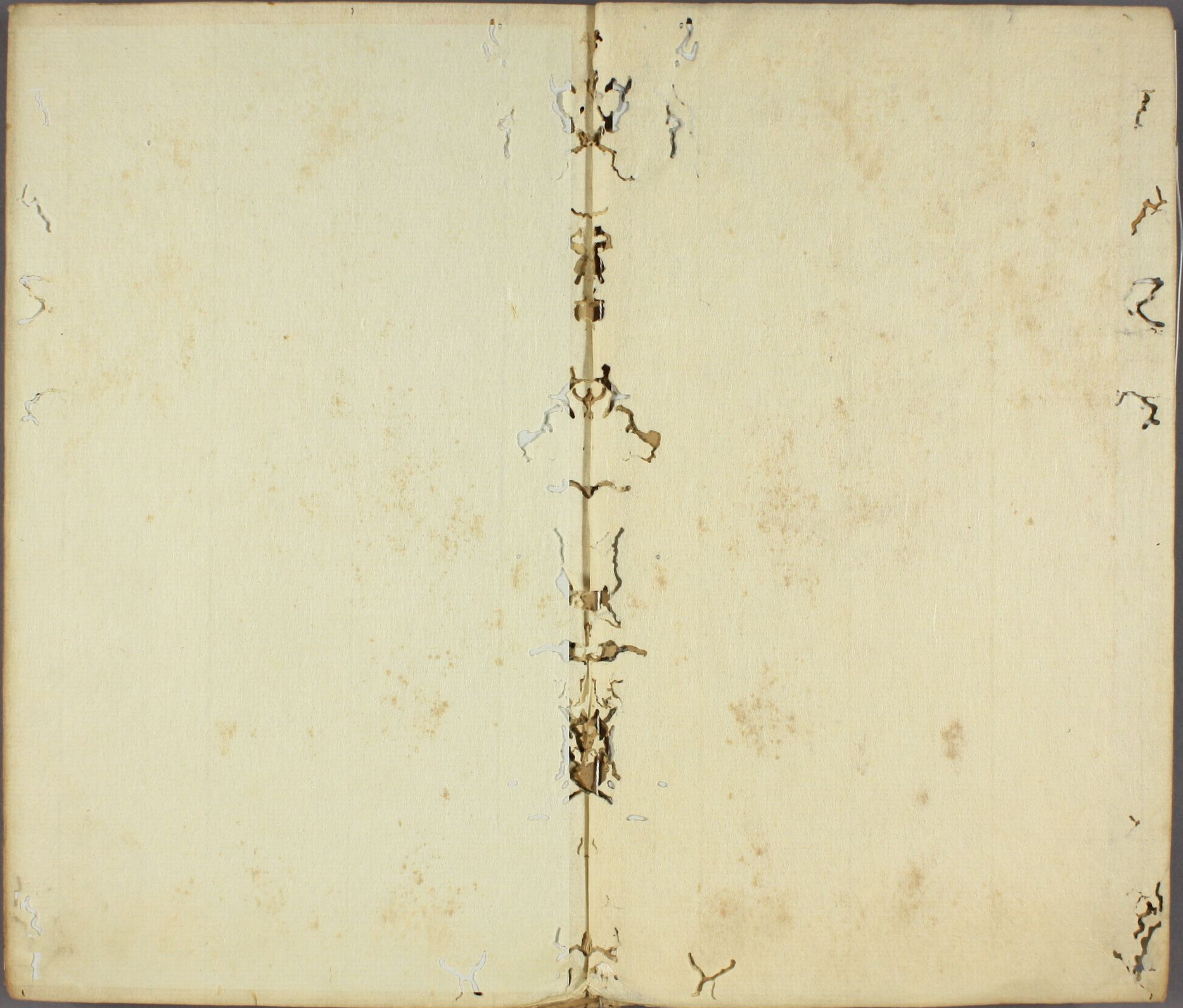
世説補

七八 方正下 雅量 上下
識鑒

世説補

服部文庫
イ17
2080
4





117
2080
4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方正下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

長史衛尉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吳書

字伯言吳郡人世為冠族初答曰如卿於盧毓

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盧瑱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

司空瑱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

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

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

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克先冬至一日出

家西獵見一麀舉弓而射即中之麀倒而復起

一本作克前問

克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

下有唱家前克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克

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襍新衣迎之

克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

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

歛無辭崔即勅內令女郎莊嚴使克就東廊克

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

留其養勅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

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克便

自

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

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听克

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克見

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

即見少府克往問訊女抱兒還克又與金盃別

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竟一作逕

搜神記我姨
崔少府生

至云士龍亦別
有勝兒高

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克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竟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盃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克得盃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克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盃甚似。得盃本未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克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克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未間。產父曰。春煥温也。願休強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益相承。至今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王太尉夷甫也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

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

劉云似狎亦非
方正
李云言語

王云註引為真
晉書遂兩用之

劉云憾而已非
方正之選也

批黑十言補卷之一

禦儀牛不先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
 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
 下雄欲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
 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
 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
 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
 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
 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
 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
 鄰。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
 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

劉云斯人於倫
好如此尚足論

名品邪

王云此稍近方
正然得無過邪

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
晉書
 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
 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
 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明日報仲智。鄧粲晉
 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
 嵩字仲智。顛弟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
 顛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
 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
 為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
 猶誦經。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

此點世竟甫卷之七

注世說語見
古世說本文

倫

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不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世說曰。元帝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論且明帝以聰亮英斷。宜為儲嗣。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上旨。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晉紀曰。帝諱紹。字道

幾。元帝長子。明敏有機斷。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真所說。温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温來。敦

王云叙事如

待一作侍

王云可稱曰正

於

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竝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待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眾曰。太子子道有虧。温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

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去

左右文武勸顓避難。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革。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五

敦曰近石戰有餘力不對
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時

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

流傳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

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

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

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

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孔羣在橫塘

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

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

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

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

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

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

因眾坐戲語令術

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休

王云丞相末年
大不滿人意在
保存諸叛賊蓋
渠於仲義二字
不大分曉

〇〇

劉云情權甚真
宜在朝廷之上
王云正氣語乃
作爾許巧妙

誓

匡人

家語曰孔子之來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

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

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

終匡人解甲罷

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

者猶憎其眼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

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

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

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

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

徐廣晉紀曰江彪字

思玄陳留人博學知

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

傍有客曰此年少戲

技

劉云丞相雅量
此年少不讓小
殺自多宜戒
李云言語
王云證繚藉似
王公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六

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惟圍棋見勝

范汪棋品曰彭與王恬等棋第一品導第五品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

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

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

蚤卒時為悼惜之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

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木

也薰香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夫婦

李云今之時勢者可羞也

劉云言伯仁以棟梁自居絕人

也又云勸柱語柱

自雄語又佳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

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

惟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侯字叔治

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

愛阿奴謨小字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然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

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

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晉陽秋曰峻率眾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

李云兄弟

劉云少年度忽

大有以此為方

正奇矯取名取

害心術

王云仲智傲很

伯仁友愛正都

無關方正

李云無味

弊一作斃

山王師敗績惟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

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

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

董狐將執簡而進矣雅別傳曰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

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

補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

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華人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

聞仕至光祿勳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臾膽不能寒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

授含乃蚺膽也童子化為青鳥飛去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

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

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

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孔君平疾篤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辨歷太子舍人

累遷廷尉卿庾司空為會稽省之晉陽秋曰庾冰字

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吾家晏相問訊甚至

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

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

劉云此却非周嵩比

又云惜不見話

此帖世竟補卷之七

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鸞彈彈劉枕丸迸

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

戰求勝中興書曰温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温使君鬪戰者以温為將也

桓甚有恨容

桓公議移洛陽鐘簾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

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

遷園陵不應先事鐘簾桓不能奪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

寧

王云嘗以使君
荷自明

古世說不見
疑補

王云言語

王云音未肯降

古世說賞與

王云言語

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

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餘

無所諱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

王云孫多穢行
故入受此辱
累

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

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

永戰話言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

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徐廣晉紀曰庾義字叔和亮第三子拔尚率到

位建威將軍吳國
內史道恩義小字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九

世說作綠下注有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之意蓋從世言也

○補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

晉書曰陸祖言

吳郡吳人父玩官侍中司空納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太原王術雅重之引為建威長史遷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望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

朝士稱其忠亮

○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

劉云謂從此作因緣

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世說有注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言也

○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人

胡奴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

為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

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補

戴安道少有高名

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有清操恬和通任

甚為劉真長所知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目武陵王司馬瞻為太宰封武陵王聞其善鼓琴

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

道不能為王侯伶人

○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遯疾而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十

劉云安石渚會稽地名

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劉尹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

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

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

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舍字君章。桂陽棗陽人。蓋楚熊姓之

後。啓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舍。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

土

劉云薄溫之詞

武辟為別駕。以官解。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

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鄰上

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

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與

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

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十一

句

王云舊以面六為再不可解今始曉所以言文度癡兒畏桓温面孔渠兵也那可嫁女與兵

劉

劉云謂薄待大臣固可然殿牌此之廢為擲去必為不可

○○

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温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年二月内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内侯大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作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帝文章志曰大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凌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榜上題之欲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

王云註更委悉

贈

劉云事敗下似落一字

王云捷急語耳非立方正

○○

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忠孝質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人為遺詔爽為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仕至侍中恭事敗與太常子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字王曰亾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亾姑亾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

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王云桓玄借立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晉書曰徐野民
楚而劉裕國号宋東莞姑臧人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謝玄為
晉晉云桓玄篡位兗州辟從事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祭酒
帝出宮廣陪列悲謝
動左右及劉裕受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
禪恭帝遜位唐獨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歛歔
哀感云今剛刊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
裕事而以廣答謝史晦為孟景中兵參軍後為宋高祖中領軍少
詢之言属于桓玄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
篡位之時殊為不之傳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通而注亦不為取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
正何其疎也

補

桓玄篡立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晉書曰徐野民

東莞姑臧人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謝玄為兗州辟從事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祭酒

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

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歛歔宋書曰謝

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

史晦為孟景中兵參軍後為宋高祖中領軍少

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

之傳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

行王弘之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晉中興書曰桓謙字敬祖

別見

將

○補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慧曉在選

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

悉舊貫可共參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

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

退

○補下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南史曰下彬字士蔚

領軍父延之上虞令彬險拔有濟陰宛人祖嗣之中

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

木與物多忤官車騎記室參軍甚有剛氣會稽

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

謂一作為

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憤耳。今已投之。卿

補

任彥升

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

紆一作紆

之美。冠絕當時。好交結。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升擢。衣冠貴遊。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官。在齊。紆意於梅蟲。至寧朔將軍。新安太守。用為中書郎。

南史曰。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為制局監。甚見愛幸。東昏敗。伏法。

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

我彥升大慚。

南史曰。王亮字奉叔。王瑩從父弟也。父昌。宋太宰中郎。亮以名家。宋

末。選尚公主。齊竟陵王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與焉。任中書監。加散騎常

侍

待

補

褚彥宣

南史曰。褚炤字彥宣。淵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

以一目。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字彥

回。河南陽翟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主。彥回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彥

回。推財與弟。惟取書數千卷。仕宋為彥回子。賁

南史曰。淵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賁高帝。賁深執不阿。終身愧恨。有棲遯之志。位

侍。往問訊彥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

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

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詔

披揭韻會
綴裂貌通鑑
注披泰而揭
鳴

○補

以輜車給之。彥宣大怒曰：着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司馬光通鑑曰：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權，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兩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即皇帝位。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紹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

南史曰：紀僧真，建康人也。少事蕭德淵，德淵嘗

書

謂曰：我子弟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乃請事齊高帝，備見親信。嘗令學上手迹，報答皆疏，皆付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常貴人，所不及也。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敷。別謝藩，南史曰：藩字義潔，陳郡人。我不見謝藩，謝莊子也。仕至太子詹事。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補

徐勉為吏部尚書。

梁書曰：徐勉字脩仁，東海鄉人。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

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者宿。及長，篤志批點世說補卷之七

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為祭酒稱
勉有宰輔之量歷官侍中謚簡肅嘗與門人夜

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勉嘗為書戒

李云所言者何

世清常居貧素至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
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
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
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
語吾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
顯貴以來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
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歛
若此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
紛紜中牟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
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祭閑曠
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

便

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
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宜武寺
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
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
高門甲第連閣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
能不為培塿之山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
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
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既
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
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
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麓已成立
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勝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
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
瀆中並饒菰蒲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關
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
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
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
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

李云牽強說話
真假道學也
又云不情甚矣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十六

季文說上治
至其何也

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為烏鹵。彌復何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以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忘，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資產。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率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河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吾不復言及。

之

○補

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廩盈箱，爾之幸遇，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蘇世長從獵於高陵

唐書曰：蘇世長，雍州武功人。祖遜，後魏散騎常侍。父

振，周宕州刺史。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周武帝問讀何書，對曰：孝經論語。王世充僭號，署行臺僕射。世充平，以漢南歸國。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宗顧謂

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宗色變，既而笑曰：狂

態發邪。對曰：臣為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補

真宗將立明肅后

宋史曰：劉后，華陽人，指揮通第二女也。母龐夢月入懷而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李雲無味

振真宗即位入為美人進德妃章穆皇后崩欲
立為后大臣多以為不可卒立之后性警悟曉
書史聞朝事能記其本令丁謂東都事略曰丁
謂字公言蘇州
人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比之韓柳名遂振真宗
朝拜相以擅移皇堂貶崖州司戶東軒筆錄曰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姦邪及稍進
用即啓真宗以神仙之事作玉清昭應宮耗費
國帑不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
可勝紀

憂不富貴楊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東都事略曰楊

童

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以
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嘆異以為
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學士諡曰文

○補

王介甫雅愛馮道五代史曰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初事宦者張承業得

薦於晉王唐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明宗時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晉滅唐道又事晉加司徒侍
中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漢高祖立乃歸漢周
滅漢又事周太祖世宗時卒道少能矯行以取
稱於世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
庵不設牀席卧一束芻而已諸將有拉得美女
者以遺道寘之別室訪其主還之父喪居景城
歲饑悉出所有以賑鄉里而退耕於野有力不
能耕者夜往潛為之耕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
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當世士皆仰為
元老而喜唐叅政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姓身
為之稱譽
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曰伊尹五就湯五就
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介
甫為之變色東都事略曰唐介字子方荆南人為御史裏行論文彥博交結宮禁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雅量

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文復相上言召臣
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潭州尋至
用大

雅量上

補

孔文舉在青州

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六年劉備表為青州刺史

為袁

袁紹

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

讀書論義自若

豈有此理

補

諸葛武侯

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父珪字君貢泰山郡丞亮早孤躬耕

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

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

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

相益州牧率眾與司馬宣王晉紀曰司馬懿字

北征卒于渭南

思多權數魏武聞其有狼顧相召使前行令反

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

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

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聖賢羣輔錄曰

河內司馬懿仲達潁川陳羣長文譙朱

鑠彥才濟陰吳質季重為魏文帝四友

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

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

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許司徒喪子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

避亂交阯依太守士燮劉璋遣使

○補

批點世說補卷之七

十九

招靖靖入蜀璋以為廣漢太守先主為漢中王拜太傅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蜀志曰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郎將允秉心公亮丞相亮欲任以宮省之事遷侍中允事為防制甚得匡救之理延熙中守尚書令華陽國志曰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與費文偉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遊學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代蔣琬為尚書令欲共會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軍請車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其為交歡和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違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

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

昭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

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

是吾意了矣優劣不在此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

善以教民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二十

圍棋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禡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矣。過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魏軍次于興平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

傳曰

戰國多事公務煩猥薛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輒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爲尚書令欲數禱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行愆滯歎曰光祿人才力相懸若此吾聽事終日猶不暇爾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文偉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蜀志曰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父豔漢司空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倉雅訓詁先主著典學校尉與孟光皆以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樞機不慎。數見貶削。然敏東宮舊恩。特加優待。後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自警。

○補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陳平。呂安親告。遂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遂內不自安。陰告安。搗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

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此速康之死也。

○裴遐。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王云闡更解
似為默受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遐與人圍棋。馥
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入圍棋。馥
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
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
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闡當故
耳。一作闡故當耳。一作真是闡將故耳。

○補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
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
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阮侃別見
阮千里善彈琴。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仕少者。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

古可証不見 疑補 為
不甚研求而識其人。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
問貴賤。長幼。至輒與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
在。內兄潘安仁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
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
蕩不得住。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栢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量
王云夏侯故雅
黃然得無博之
小過
書贊一作畫贊

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
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
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
英俊不至與人較

主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
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

謗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
邈字景聲河

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顧器賞之每與清言
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
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
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軍重稱也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惟庾子

劉慶孫

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
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
與字慶孫中

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為范陽王虓所暱虓
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入王故事曰
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
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太傅於

眾坐中間庾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
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

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
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補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
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二十四

為業避亂江東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
王敦引為長史取官稿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
便遭黜辱深為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
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
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
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
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何所稍嚴中興書曰
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於是風塵
自消內外緇穢○承
相非高也正著數也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
周旋無為知人凡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竝恒自經營同是一
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

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
寇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
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
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
智調而無儻異累遷侍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

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簾著背後傾身障之意
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

劉云勝負本不
待此寫得祖士
少慚惶殺人

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許侍中晉百官名曰許崇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琛祖凱字子良永興長父裴

字季顯烏程令 操仕至吏部侍郎 顧司空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 人顧榮曰此吾家

書令五子治理淳履之 俱作丞相從事爾時

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

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

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

此中亦難得眠處

○戴公也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

劉云琴書戴既無客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

與論琴書戴既無客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

知其量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

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

温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

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

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 或云見阿恭知元規

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名裒時直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古世說石縣令下
曰亦詳
王云非王敦客
也
三人作吳典

為參軍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
掌記室也
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錢塘縣記曰縣近海

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歛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人沈充為

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

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

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

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

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

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

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

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 ○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

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

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竟壻咸自矜持惟有

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

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

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

劉云晉人風致
著此故為第一
王云晉人以使
為信

小字逸少

者竝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

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

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

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

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羊固字道安。泰

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

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

與今孫子語
小異。此必有誤

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仲智當字
阿奴是誤
字一之疑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批點世說補卷之七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批點世說補卷之八

乙

雅量下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

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裕憑兩

人來詣丞相和覓虱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

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

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

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四

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於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温

西

劉云謂此箭若著賊則亦當應

工其則觀之空以

悅安之

又云當時直復

難為苟以悅安之矯情既謂雅

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者賊眾

○宣武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暉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

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

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

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温深雅有局鎮常與桓温太宰武陵王暉同乘至板橋温密勅令無因

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温陽駭異暉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温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

謂温服慄也

此點世兌浦卷之八

○○○

李六此非雅量
退胡之計也
理本善備

劉王喬吹笛事見
古世說賞譽注此
疑當屬補

補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
 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
 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
 賊并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
劉疇字王喬彭
 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
 理有重名永嘉中為閭鼎所害
 郝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
 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
 白粥宴然無異曆忌釋曰伏者金氣伏
藏之日也○稟性不同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

劉云桓自可人

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
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
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
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
 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
 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
 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
 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
章志曰安能
 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
 毀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
 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
 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
 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女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
 比沾世說補卷之八

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王謝舊齊名於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此始判優劣

桓宣武與郝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

劉云古人當留此等與後人笑

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温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温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

人則不可然

馬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郝猶在

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

郝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郝生可

謂入幕賓也

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沈海戲

興

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

意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

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

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

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

以鎮安朝野

孟嘉為桓宣武征西參軍九日宴龍山寮佐畢

集俄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宣武使左右勿

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宣武令取還之命

見古世說○
○
陸注引嘉別傳疑當屬補

孫盛作文嘲嘉者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異

○○

支道林還東

高逸沙門傳曰道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

就巖

時賢竝送於征虜亭

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

因以

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

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

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

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曠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

○○

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劉宗道人語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

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

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

劉宗我輩人也

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難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劉云只如此本
分本分
李云要卷者數
緊

○ ○ ○ ○ 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
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
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符堅
南寇京師大震謝安
無懼色方命駕出野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
分少日皆辨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
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
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
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
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馬牛驢
騾駝十萬頭匹

徽

○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
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
書曰徽之義之第五子卓犖不羈

作惶
作惶

欲為傲達仕
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

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猷之雖不
修賞賈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

二王神宇神宇難定猷
難勝微也

○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

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 王僧彌珉小字也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小奴王蒼
小字也蒼

別傳曰蒼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僧彌舉酒勸

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為徐
州故云使君僧彌

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古世說不見
疑補

劉云語都無取
獨釣碣可用

王云此不可解
指衛軍或是呼
小奴豈即以僧
弥小子為戲邪
字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
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
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
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
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
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
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
掾必為黑頭
公未易才也

劉云何等試法

○太元末長星見徐廣晉紀曰恭元二十年九月
有蓬星如扮絮東南行歷須臾
至中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
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
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
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說虛也孝武晉書曰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子
在位二十四年為張貴妃所弑
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
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皙慢戲之流文士傳
曰皙字

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
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
足以為束氏替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
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
北點世說補卷之八

劉云甚得體
戲何足復贊
王云如見其精
狀

空張華以問督督曰此明帝題節陵中策文也
檢校果然曾為麤賦諸文文甚併謔三十九歲
卒元城為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
之廢市

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
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
已殷悵然自失

○王江州宋書曰王弘字休元瑯琊臨沂人曾祖
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
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
混善弱冠為會稽王驃騎參軍欲識陶淵明

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
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

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

亦無忤也梁昭明太子撰淵明傳曰淵明字元
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曾祖

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羣親老家貧
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
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

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
入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東帶見之

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
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妻翟氏亦與同志能

安勤若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
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

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晉書
潛本傳曰潛既絕州郡觀謁未嘗有所造詣惟

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或有酒要之或要之
共至酒家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刺史王

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潛稱疾不見弘每
批點世說補卷之八

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先於半途要之，便引酌，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歡宴窮日。續晉陽秋曰：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即眾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潛故人龐通之，此有答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叙鄰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即龐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

○補徐羨之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

戲常若未解。宋書曰：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祖寧，吏部尚書郎。父祚之，上虞令。

羨之歷官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望，與謝晦傅亮同誅。嘗與謝晦傅亮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傅

博

涉經史，尤善文辭。官散騎常侍。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

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

以學問為長。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

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歷官尚書右僕射。

○補宋明帝宋書曰：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賜王景文歿，敕至之夜

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敕訖，置在局下，神色

恬然，爭劫竟，歛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歿

方以敕示客，因舉賜鵠，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

此點世說補卷之八

九

大明宋武帝
年號
巢尚之徐爰
戴法興戴明
質權重

仗補

遂仰飲而絕。宋書曰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而權抗人主。今袁粲為令僕領選。而人往往不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至是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敕。并藥賜歿。

沈昭略

南史曰昭略字茂隆吳興武康人祖慶叔侍中昭略性狂雋使酒使氣齊高帝賞之為中書郎進侍中永元中被召入華林省飲藥歿。

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歿華林省。

南齊書曰孝嗣字始昌東海鄉人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孝嗣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官五兵尚書明帝崩受遺託。

永元初帝失德稍彰不敢諫諍內懷憂恐有勸行廢立者孝嗣遲疑久之謂無用于戈須少主

帝 閉

出遊開城門集百僚議廢之未決羣小稍增孝嗣勸陽誅之召孝嗣等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酒孝嗣飲至斗餘方卒。孝嗣語昭略曰見卿使人思夏侯

太初昭略曰明府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

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

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

樂乎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為股肱孰有心得我刑之逢曰觀君冠危石而履春水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水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汝亡以知我之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赴炮烙史記曰帝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諸侯多叛王子比干諫弗聽微子乃與太師少師

此點世說補卷之八

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補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瀕也。

謝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

齋臥，終不問外事。南齊書曰：高宗諱鸞，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受世祖遺詔為

侍中尚書令。鬱林王諱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也。世祖立為太孫。世祖崩，即位。寵幸中書舍人朱

隆之。宦者徐龍駒、鸞乃以計誅龍駒等。王心忌之。鸞慮變，定謀廢立，使蕭謙坦之等率兵入雲

龍門，引出西弄殺之。而立海陵王昭文。昭文又奉太后令廢海陵，入篡大位。

○補張士簡嗜酒踈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

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

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南史曰：張士簡字

士簡，吳郡吳人。祖承，宋征北將軍。父瓌，右光祿大夫。率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歷黃門侍郎，出為

新安太守。

○補張黃門出為封溪令。蕭子顯齊書曰：帝寵妃殷淑妃薨，建齋，僚佐視者多

至一萬。融獨注視百錢。帝怒，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

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補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

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

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

弘言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北史曰：牛弘字
人。襁褓時。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
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
授祕書監。大業中。
進位上大將軍。

○補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
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

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時早濛。輒閉

之。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劉昫唐書曰：再思。鄭州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
郎。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恭慎畏忌。未嘗忤
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
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是是

補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

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唐書曰：裴度字中立。河

下侍郎。克彰義軍節度
使。淮蔡平。封晉國公。

○補

司空表聖預為壙。故人來者。引置內。賦詩對酌。

人或難之。表聖曰：我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

耶。宋祁唐書曰：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累

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會遷洛陽。

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

圖陽墮笏。意趣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居
中條山王官
谷。遂隱不出。

○補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攜七首至臥內。魏

此點世說補卷之八

王作侯

公起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韓忠獻家傳曰公諱琦字穉圭相州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又問

誰遣汝曰張相公夏國方張元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取

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

帶去魏公亦不治此事宋史曰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

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天下稱為韓范

補范忠宣謫居永州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純仁字堯夫又正公次子以恩補

官相哲宗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麩無異北方每日閉

門殮餽不知身之在遠倚覺寮雜記曰北人食麩名餽餽楊雄方

言餅謂之餽齊民要術青麩麥麩堪作飯及餽

餽甚美磨盡無麩則餽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

史李茂真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

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餽餽字

○補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忠宣行狀曰夫人王氏天章閣待制

質之輒罵章惇宋史曰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

女山抵仙遊潭下臨萬仞橫木其上惇平步過之

濡筆書壁神彩不動軾曰君他日必能殺人王

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為三司條例官尋拜參知

政事罷知蔡州哲宗朝起為尚書僕射專以紹

述為國是詆宣仁后追貶司馬光等哲宗崩論其罪貶雷州司戶參軍舟過橘洲

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

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

批點世說補卷之八

識鑿

所為耶。宋史曰。初呂大防等既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上言乞將大防等引赦原放。惇意詆為同罪。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純仁坐貶。每戒諸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謂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識鑒

○補鍾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太丘為西門亭長。鍾深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

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

○補季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范曄後漢書曰。杜密字周甫。潁川考城人。少有厲俗志。為胡廣所辟。桓帝徵拜尚書令。黨事起。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亦稱

○補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

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字子

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論多所賞識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

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衛子許先賢行狀曰衛茲字子許陳留襄邑人

不為詭激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

再加旌命漢室傾蕩曹公到陳留與茲相見同議起兵茲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由是首

讚洪謀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而歿

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呵減價乃

古世說不見疑補

榮

減

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

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列節

致譽如此看尚在此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

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

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

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

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王氏世譜曰王叔字

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北點世說補卷之八

古世說容止

王云匈奴中乃有此人然適足自禍

劉云謂追殺此使乃說常情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

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提刀立牀頭

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

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踈朗鬚長四尺甚有

威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

此使此使不凡不可不殺

○○補

夏侯仲權入蜀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為曹爽所厚爽誅自疑亡

蜀姜伯約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

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

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

蜀志曰

伯約天水冀人少與母居好鄭氏學諸葛亮辟為奉義將軍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

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行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傳子曰維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

布衣之業卻正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

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與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

者非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

在多末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

姜維投厝無所身歿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也

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

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傳嘏交而詔終不許諸

批點世說補卷之八

十六

石 王云據此傳蘭
顧先識擇交故
當動與福會而
別傳乃云鍾會
年少以明智
交會交太初不
猶勝於交叛臣
子耳

隙三存

人乃因荀彧說合之。謂彧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
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
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
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
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
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
以吾二入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不
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傳
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
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
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

譽

寡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
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子傳
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
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
有重名，皆求交於彧。彧不納也。彧友人
荀彧，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彧結交云。

劉云共不當廢
何在孫吳

○ ○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脩文，親自臨
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
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
傳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
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
吳既平，上將為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
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

此點世說補卷之八

十七

李云此公非清
詠之傑乎何疑
事也

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
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
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
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
少傳名也後諸王驕汰輕邁禍難於是寇盜處處
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
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
寧之後諸王構禍
狡虜歛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
濤曉曉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補

裴使君也微問管公明何尚書一代名士其實何
如管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注
王云無容回斥
之辭語是也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
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
滔字陽仲梁

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
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
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
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
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
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
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
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
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
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
秘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
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

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肩也唯與股仲堪
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文為恭帝皇后

○ ○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

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踈畧常節每畜

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竝總髮超觀之

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

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語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

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江淵之文章錄曰亮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

以罪伏誅

劉云此語別見幾微者也與劉真長說殷浩同李云真率外見

故簡文見其真矯情為高故直長識其假

世說不見疑補

○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

駘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晉書曰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范滂張彪索綝索

永俱詣大將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

結出為西域戊巳相尉長史張勅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武帝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

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

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

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

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玉

更作重

李云羊公退一步是步、此步地人也夷甫狂者自不相入安得使再輕重劉云羊公識更

世說補卷之八

十七

高源

戎

又云別史云二王當國羊公无德更物

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中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賈

國一作園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在平人師歡家庸耳怕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也中石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体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

兵

敗其推勒為主攻下州縣歸於襄國後僭正號成謚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

鄺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

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

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鄺食其謀燒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今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鄺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 ○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

批點世說補卷之八

五

掾

時人皆謂為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辟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於家。

王云人敗可耳，何得定知死塢。壁間附會多如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成塢壁。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害。

〇〇〇

劉云其可悲

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竝羅列吾前，復何憂。高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劉云其可悲，自靈可傷可戒，江未必不以戒，親自詭不知舒後如何。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廼所以宜往也。合別傳曰：含字處弘，瑯琊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與弟敦作逆，誅。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

此點世說補卷之八

二十一

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江州當人彊盛時能
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
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
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頭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何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枕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抗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左僕射贈衛將軍。

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舍父子于江。
王舒傳曰：舒字

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

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
舍

投舒。舒遣軍逆之。舍父子赴水死。昔劉寄賣友，見譏。况販兄弟以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

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

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

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

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嘉別傳曰：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

亮聞江州有子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哀
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哀
得嘉奇嘉為哀
所得乃益器之。

○補

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
告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
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

轉升論者比之荀粲

范汪別傳曰范汪字玄平
潁陽人左將軍掾之孫少

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
吏部尚書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
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
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誦
讀亦遍博學多
通善談名理

至

○○○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在丹陽墓所省殷揚

州殊有確然之志

中興書曰浩棲遲
積年累聘不至

既反王謝

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
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

園客爰之小字
也庾氏譜曰爰

之字仲真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
父翼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二十六而卒朝廷慮

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
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

陶侃別傳
曰庾翼薨

表其子爰之代為荊州何克曰陶公重勳也臨
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

二十三

此
劉云其能識
其為駕馭桓溫
豈可王劉並稱

鎮

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玉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

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

伊必能克蜀觀其補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

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賈人也其

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驥

特弟也驥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

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叢六世

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

眾寡少縣軍眾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

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

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郝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

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頰秦書曰符堅字永國武

稱諶六改日符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

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

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

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

縛和聖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

兒有王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

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

號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

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

眾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

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

此點世說補卷之八

符

玉云正史堅姓
符從石虎時正
命徒竹非是
又去石虎時正
姓潘不得符

○○○

浦

源

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于時朝議遣玄北

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惟超曰：是必濟事。吾昔

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

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

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于時氏賊疆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謝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

郗超聞而嘆曰：安遠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王恭隨父在會稽，恭父薨，王大自都來拜墓，恭

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

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

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非愛好。果如其言。

恭爲王緒所聞，終成怨隙。

○○補

宋明帝廢立之際，明帝紀曰：廢帝子業，疑畏諸

害。上先與阮佃夫、李道兒等密謀，殞之後堂。王思遠

南史曰：王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

羊敬元並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

遇，後至司徒左長史。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

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

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

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

阿戎，思遠小字。晏及禍，宋書曰：晏字休默，一字士

親重，明帝謀廢立，晏便嘗應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晏無防意，居朝事多專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帝疑晏反，乃密計召晏於華林省誅之。

○補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

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

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

齊人，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獄賜死。

○補李密別乘一黃牛，被以蒲鞞，將漢書一帙，挂於

角上，一手捉牛鞞，一手翻漢書。越國公楊素遇

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

如此，密識是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

所讀書，答云：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

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女等不及。隋書曰：楊玄感

司徒素之子也，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路巖唐書曰：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祖李諫，讓大夫，父羣，精經學，志行貞潔，為翰林學士。

幼聰敏過人登大中進士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

南為支使劉昫唐書曰崔鉉字台碩義成節度使元略子也累官戶部侍郎會昌未佐崔鉉於淮

須作彼一官胡三省通鑑注曰謂作相也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

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皆如鉉言

○補 韓熙載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

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

卷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

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

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

相之為宋齊丘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語

人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

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

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南唐書曰熙載在南唐

加檢束恣其出入後主屢欲相之而惡其如此

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盡出

羣婢後主乃喜以為秘

書監羣婢復集如初

○補 李待制誠之宋史曰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父

相辯詰由是知名舉進士知洛川

縣多善政歷知兗濟舒瀛等州

在仁宗朝因

北占世兌甫卷之八

二二

邸吏報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曰：包公無能為。今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

呂氏家塾記曰：包拯字希仁，嘗為京尹，令行禁止。天下皆呼為包待制。又曰：包家故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見狗私者，皆指笑之。曰：爾一箇包家，見貪污者，曰：爾一箇司馬家。蓋當時亦稱司馬君實為司馬家。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八

王君名高望促。通鑑齊紀注云：言名雖高而輕躁人，知其必及禍，故望促。又繫字注云：類篇繫毗祭翻，弊或從衣，此云繫者，義與弊同。

